

好人徐锡安

祝守宇

今年国庆长假，在湖北老家一直都是秋雨瑟瑟，气温一天比一天低，这是一个不详的预兆。中秋后的一天，回到仍旧繁华的北京，有些地方还在堵车，大家都在忙着过节。晚上，是中秋之后完美的月明星稀之夜，而徐锡安就在这样一个平静的日子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徐锡安是我的前辈和学长，他是1968届清华土建系毕业生。我是十多年前回国后第一次见到徐锡安的。他给我的名片上只有他的名字和电话，没有单位和职务等其他信息。那时，他从北京市委常委的岗位上调到新华社任党组副书记、副社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徐学长就像他的名片一样，为人非常低调随和；但是很乐观，谈吐也很幽默。后来了解到，和他熟悉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重情重义的

好人。我后面和他的交往比较多，发现他不仅是一个好人，也是一个严于律己、乐于助人、雷厉风行、信守承诺、善于处理复杂矛盾、充满政治智慧、极有能力的一个难得的好人。我接触的他同辈的校友前辈有不少，有些岗位也很高，成就也很大，但是相比之下，徐锡安是其中最平易近人、最有情义的一位。

徐锡安很长一段时间分管教育，对学校对清华怀有很深的情感。他长期以一名普通校友的身份，尽可能多地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。去年是清华军乐队成立100周年，校庆时他也回校。我到学校找他，上午在音乐教育中心的庆祝活动结束后，中午他和夫人要去音乐厅准备参加下午的军乐队演出。他自己手提着几个装有大本厚重纪念画册的袋子，我们夫妇陪他们两人在校园里走了



徐锡安和他的夫人

一段。他每次回学校极少叫车，都是公交来往，和很多普通校友一样，看不出一点区别。学校非常大，走起来很累，但他身体很好，比我们年轻人还能坚持。到了音乐厅，他的同学纷纷和他打招呼，中午还在音乐厅吃盒饭，和大家融汇交流非常自然，看不出任何架子。今年是他上一年级毕业五十周年，他和上下年级的同学关系很好，也参加了他们的毕业纪念活动；我因为工作忙，没能陪他参加。

我很珍惜和他一起活动的时间，每次我都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平易近人和高度自律的作风。如果我在他那样的环境，我可能做不到和他一样，他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榜样。每次和他在一起，对我都是莫大的教育。

对于徐锡安，熟悉他的人评价他是“四快”：思维快、讲话快、走路快、处事（处理事情）快。这是对他非常贴切的描述。徐锡安自清华毕业后，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，在多地基层辗转。改革开放后从四川眉山车辆厂厂长，到铁道部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（就是中车的前身）副总经理，再到北京交通大学党委书记、北京市教委主任、市委常委兼教工委书记，最后到新华社，一路各种岗位跨度很大，但他无不尽心尽责、成绩斐然，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可，展示了他高超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。这样一个为人正直、精力充沛、能力超群的人，没能更进一步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，真是一个莫大的遗憾。

我和徐锡安的交往，主要是感受到他做为前辈和校友，对我发自内心的真诚关心和爱护。和我前后脚回国的留学生，有几个和他和我都比较熟。我们回国后最初大多从事互联网行业，互联网泡沫以后不少人各自散去，从事其他不同的行业。有个朋友后来改做医疗，很有成就，创办的公司上市后一段时间内影响很大，徐锡安和我提起过几次。虽然身边不少人百舸争流，发展得很好，但是他知道我们创业的辛苦和艰难，从未说我事业发展得太慢，太不如意，而总是给予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。两年多前我进入航天领域，事业有了新的舞台和起点，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。



徐锡安

他专门写了一首诗给我：“十度春秋弹指间，跃马扬鞭未曾歇。喜看稻熟秋肥时，尚待迈步从头越。”既是对我们事业坚持的肯定，也是对我们努力前行的期许。

去年因为工作繁忙，我看他的次数很少。今年年初的时候，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有人要请我吃饭。原来是他介绍中科院的一个单位和我们一起合作。饭前有点空，对方和我说：“徐锡安这个人我们都太了解了！在班子里，就数他为人好、能力强。他这个人就是办事快，办事可靠。我一问他，他就向我大力推荐了你。只要是徐锡安介绍的人，我们都知道从来都没错！”

今年上半年我们获批了一个国家实验室，需要和行业中的专家加强联系，也希望能邀请相关院士做我们实验室的专家顾问。我和他通电话，他非常认真，约定和我见面听我详细介绍。那是七月六日，中午下起了北京罕见的瓢泼大雨。等我赶到清华学研大厦他办公室时，我问其他人，雨实在是太大了是不是他就不要来了。那人说，他已经打过电话了，大雨有些堵车，但他肯定到。果然，他晚了二十分钟到，满脸通红，面色疲惫，抚着胸口不停地大声咳嗽，说是前两天感冒发烧了。我看他面色太差，就说事情没那么急要不下次身体好时再说。他坐着，胳膊撑着扶着桌子，大口地喘气咳嗽，非常坚持地让我说完。他的状况很差，一问才知道他认为是小事还没到医院去



徐锡安与作者（左一）合影

看。分手后了解到他前几天到浙江出差，行程太满，接连奔波，中间感冒发烧但是一直坚持。期间还一直挂念和我的约见，一回北京就一如既往地按时和我见面，他就是这样对待朋友和晚辈，重视哪怕最小的承诺。

紧接着我就听说他肺部感染恶化了，在友谊医院住院。期间在北大有个协会成立，因为他以前张罗的，他坚守承诺一定要出席，医生和身边的人怎么劝也劝不住。他一辈子守信要强，对自己要求严格，把事业和对朋友的承诺看得比一切都重。以前身体底子好，精力充沛，也没什么病，但不知岁月是如此的无情，无论你的性格是多么要强，身体曾是多么强壮，在病魔的到来之际还是一样摧枯拉朽般的无助。他从北大回友谊医院，很快人就昏迷了，没几天转到协和医院就直接进入了重症监护病房，直到昨天离我们而去，中间再也没能醒来。我去医院看他，全身插满管子，全靠机器在维持，人也脱形无法辨认。对比前些天还疾走如飞、身体健康、活生生的他，我感叹

人生易变世事无常。

在他昏迷的两个月中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在思考什么，庆幸什么，遗憾什么，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和他哪怕只言片语地交流。他的病情中间曾出现了几次似乎丁点好转的迹象，那是他靠着身体顽强的求生本能与病魔的抗争，我们都企盼有奇迹发生。我有时在想，等他真的再站起来的时候，我一定和他好好说说，要善待自己、不能再这样逞强。然而奇迹终究未能发生。

当我接到电话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急救室的走廊已空无一人。我们辗转到地下室冰冷的冰库，看到了冰柜前他的名字，心情顿时和冰室一样冰凉。我穿过长长的冰冷的走廊，转身看见墙上挂着一件衣服。那是一件黑色的背心，上面有醒目的大大的白色英文字母“Smile”。我忍不住泪如雨下。是的，我们在人世间要微笑开心地过好每一天，让每天都有意义，要更珍惜当下的生活，珍惜家人，珍惜朋友，也要珍惜自己。

愿好人徐锡安天堂安息！